

江 恒 源 著

中國文字學大意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中國文學大辭典

江恒源編著

1933

上海東大海印局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四版

中國文字學大意（全一冊）

▲（實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隨費）

編著者

江

恒

源

發行人

沈 上海北福建路二號
駿

聲

版所印有權



總發行所

大 上海北福建路二號
東 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
書 局

分發行所

重慶南洋瀋南
慶州昌口陽京

成汕杭長開北
都頭州沙封平

新哈廣徐濟天
加爾坡瀋州州南津

大東書局

中國文字學大意目次

前編 概論

第一章 定義

何謂文？何謂字？何謂文字學？

第二章 言語和文字

第一節 言語和文字的異同

言文不同的原因——（一）保存與否的關係

（二）文人摹仿作用

（三）階級制度的關係

第二節 言語和文字的效用

第三節 言語和文字的發展

起源 發達的經過 語文發達的異徑

第四節 言語和文字的變遷

形 音 義

第三章 字的定名

書 名 文 字

第四章 字的虛實

中編 各論

一 論字形

第一章 字形的胚胎

結繩 河圖 八卦

第二章 字形的創作及「六書」大要

第一節 字形創作的原則

第二節 「六書」大要

象形 指事 會意 形聲 轉注 假借

第三章 字形的通借

第四章 歷代字形的變遷

古文

大篆

小篆

隸書

真書

草書

行

書 其他

二 論字音

第一章 概說

第一節 發音機關

第二節 聲音發生的狀況

第三節 「紐」和「韻」

第四節 「紐」和「清」「濁」「音及「憂」「透」「轍」「捺」四類的關係

第五節 「韻」和「四聲」「等呼」「陰聲」「陽聲」及「韻攝」的關係

第六節 反切

第二章 古今字音的變遷

第三章 古音

第一節 古音的「紐」

第二節 古音的「韻」

第四章 廣韻的音

第一節 廣韻的「紐」

第二節 廣韻的「韻」

第五章 國音

第一節 概說

第二節 國音音標的讀法和用法

第三節 國音音標和廣韻紐韻的比較

第四節 國音音標和「字母切韻要法」韻攝的比較

三 論字義

第一章 字義變遷的原因

第二章 訓詁的條例

形訓 音訓 義訓 以共名訓別名 以雅言訓方

言 以今釋古 以此觀彼

後編 餘論 (論字形變遷和字義字音的關係)

第一章 字體上「意符」的破裂

第二章 字體分合的現象

中國文字學大意

江恒源編著

前編 概論

第一章 定義

文字是什麼呢？講到這個問題，却有兩種說法：一是屬於文字學上的說明，一是屬於文章學或文法學上的說明。此兩種說明，性質截然不同。為什麼呢？因為文字學上所講的「文」和「字」，是一個一個獨立的東西；而文章學或文法學上所講的「字」，則離不了句子的組織。而且一是辨明「字」的構造、由來及變遷，一是辨明「字」在一個句子內所表現的性質及功用。那末，我們現在便可單講「文字學」了。為講說便利起見，可分三層來說。

(一) 何謂文？文是有文采之意，篆文作「文」。許慎說文解字上說：『文，錯畫也，象交文』。這也就是彩畫的意思。古人對於文章兩字，本寫作「彌彰」。「彌」，許氏說文說：『毛飾畫文也』。前人以「彌」來表示文章，亦取彩畫之義，不過其意義較廣罷了。但現在「彌」字已不通行了；普通所用的，只有一個「文」字。許慎說：『倉頡始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見說文解字敍）。所以文皆是單體，非複體，如「日」「月」「人」「鳥」……等字皆是。在古初作字，「日」就畫作「」，「月」就畫作「」，「人」就畫作「」，「鳥」就畫作「」，這皆叫象形字。

(二) 何謂「字」？「字」，是孳乳之意，也就是由少化多之意，如前文所引許慎的話。篆文作「字」，上從「宀」下從「子」，「宀」像屋宇

形，有覆育之意；「子」是小兒。小兒初生時，兩手向上，足爲襁褓所裹，意謂小兒須撫育，小兒孳生無窮，亦如字之愈出愈多。凡屬字，皆是複體，非單體，如「明」「仁」「鳴」……等字皆是。蓋古人作字，取意於日月成明；二人成仁；鳥口成鳴，皆是兩個以上的單體拼合起來，成功一字。這就是「文」和「字」的區別。

(二)何謂文字學？『文字學』是研究字形，字音，字義的起源，變遷和法則的一種學問，所以叫做『文字學』。中國字與外國字不同，專來研究中國一方面的文字，故特稱做『中國文字學』。

第二章 言語和文字

第一節 言語和文字的異同

什麼是言語？是我們口裏所說出來的；什麼是文字？是我們手裏

所寫出來的。語或稱語言，或稱言語；文或稱文字，或稱文，是皆可以的。究竟這兩件東西異同在什麼地方呢？似乎不可不考究一下。現在我們可假定說這兩件東西是同的。何以呢？因為「語」和「文」，皆是代表我們思想的，皆是從我們腦子裏精神作用發出來的；所以說他們是同。不過發表的方法，一個用口，一個用手罷了；其實還是一樣。

照這樣看來，白話文的價值，就可以知道了；我們現在可以相信白話文在發表思想上，有相當的價值了。我們萬不能說，手裏寫出來的東西，是高貴的異常，口裏說出來的東西，是卑陋的不堪；其實是相同的。但是為什麼語和文又不同呢？其中有幾種道理存在，我們不妨把他說明一下。

(一) 保存與否的關係 文是寫出來的，要永久存在的，故必需加以修飾；語是一出即逝，無從保留的，純任自然，故不必加以修飾。

比方我們從山野裏，揀選兩棵野生植物，一棵仍置故地，令其受天然雨露，日以滋長；一棵移植在花盆之中，受人工的栽培，亦日以滋長；數年以後，一則天然蔓延；一則亭亭有致，二者顯然不同。不同的原因何在呢？就是因為一個受了人工培養；一個則否。又如雙生兄弟，一個受過教育，一個沒有受過教育；迨至成年以後，二人智愚程度，當然大不相同。文和語言也是這個樣子。「文」好比受過栽培，受過教育的東西及人，「語」好比沒有受過栽培，沒有受過教育的東西及人。此是第一種原因。

(二)文人摹仿作用 後人多好摹仿古人的文字，歷代相傳，數千年來，沿襲不已，因此遂不能容他自由變化。所以儘有不通行的「死語」，人家久已不說了，而做起文來，仍然照常採用。若語言就不是這個樣子了。他是用現在的話來表示的，不是鈔襲古人的，是能自由

變化的。所以文字很古，言語很新，背道而馳，愈趨愈遠。此是第二種原因。

(三) 階級制度的關係。這也就是讀書和不讀書的關係。自古及今，當然是讀書人少，不讀書人多。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文字是少數貴族——有身分的人——用的，貴乎簡老深奧；言語是多數平民——無身分的人——用的，專取淺顯繁雜。少數貴族，用文字叫少數人懂，不叫多數人懂；多數平民，用言語叫多數人懂，不單叫少數人懂。因為這個道理，所以言文終不能合一。此是第三種原因。

第二節 言語和文字的功用

語文的功用，看來是狠淺薄的；但嚴格說來，却又是甚為深奧。現在可認定他的功用，有表情和達意兩種。表情是表喜怒哀樂的情，

大家知道，表情不一定用言語。面色，首勢，手勢等，都可以的。如遇有快心事，則二目爲之合，口爲之闊，面部爲之縮短；遇有不快心事，則目爲之瞪，頰爲之伸，面部爲之伸長。這就是面色代表言語的記號。又如二人相對做事，甲問乙，中意則點頭，弗中意則搖首。這就是首勢代表言語的記號。至于手勢，則啞人用之以代口，又可以用以遠地相招呼，更是我們所常見的事。由此觀之，姿勢可以說是最古的言語。後來進一步，就用氣息。氣息比姿勢好得多了，但是仍不能真正謂之言語。如是再進一步就成了語言了。語言一發卽逝，不可以久留，仍不足應付表情的完全要求，因此乃有文字以濟其窮。由單體以進於複體，一層一層的遞嬗發展，遂有今日的現象。達意也是同表情一樣，是層層遞演出來的。

第三節 言語和文字的發展

前面講語文的效用，已可見出他發展之跡，本節就要專講語文的發展了。爲講說便利起見，可以分三層來說：（一）說起源，（二）說發達的經過，（三）說語和文發達的異徑。

（一）起源 人類最初時候，何以要有言語的發生和必要呢？這個問題，可以回答一句說：因爲表示心與物的關係。何以心與物要發生關係呢？又可答應一句說：因爲人離不了生活。由男女配合而生子女，於是家庭的組織以成，由家庭和家庭集處，於是社會的組織以成。可見人類羣居生活，乃是自然而然發達成功的。人類既有了羣居生活，就不能不設法維持起來。既要維持，就不能不用一種適應需要的方法。什麼方法呢？（一）利用，是屬於積極方面的；（二）防禦，是屬於消極方面的。爲什麼要利用呢？就是便利我們生活的，就要利用他；爲什麼要防禦呢？就是有害我們生活的，就要防禦他。所以大家遇着

可利用的東西，就歡呼起來，遇着恐懼可怕的東西，就告誡起來。大家既有便利恐懼的表示，用面色不够，用首勢不够，用手勢還不够，遂不得不用言語來表示了。我們現在可舉幾個例子看：例如「來」字，本是「麥」，而口中呼之曰「來」。這是古人初次得了麥子，歡呼告語之辭，恰如上天賜來一樣。「它」（他），本是「蛇」字，蛇是害人之物，今人相見，猶說「無他」，「無他」就是無蛇爲害之意。「恙」字，是害心之蟲，今人見面，猶說「無恙」，或「別來無恙乎？」這皆是表示互相慰問之意。於此可以見得凡是便利我們的東西，我們必定拿言語來互相歡呼，戕害我們的東西，我們必拿言語來互相告誡。其初不過是一種歡呼告誡的口氣，後來就變成了語，變成了字，不但變成了字，並且可以變成一種借用的字。最初用字，本來是取以爲言語的符號，自然是爲適應生活所必需而起的。如此語文的起源，大家也就可以明白